

廣名將傳卷七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嘗游汶水遇父老謂之曰
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晉武帝將滅
吳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出鎮南夏祜開設庠序綏懷
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市大信降者欲去皆聽
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里每爲邊患祜患之卒以計

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
利祐之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祐
在軍中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
十數人祐以孟獻營武軍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
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
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
柔歸附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計將帥有
欲進譎詐之計者輒醉以酒使不得言吳將陳尙潘景
來寇祐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殮尙景子弟迎喪

祐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之香至宥之
香感其恩率部曲來降嘗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
所侵送絹償之每游獵江河若禽獸先爲吳人傷而後
爲晉人得者皆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祐與陸抗相
對使命交通抗嘗病祐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
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
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毋求外福祐以
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
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祐聞之曰此必水軍

有功但思應其名者耳聞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才可重任因表請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備舟楫爲順流之計祐乃上疏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楊桂陵並向金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况孫皓恣情猜忌朝野不信必不齊力致死所恃水戰而我軍一入境則長江非其所有若退保城池則舍長就短又且官軍深入有致死之志吳人內戰有憑城之心如此則不踰時可破矣帝深納之而時議者不同

祐因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當斷不斷可取不
取豈不令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後祐寢疾求入朝面陳
伐吳之計帝以其疾難數入遣張華造問籌策祐曰若
孫皓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不能越長江將爲後患
遂舉杜預自代尋卒年五十八南州人罷市巷哭吳守
邊將士亦泣襄陽百姓因祐平日游憩峴山建碑立廟
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淚因名爲墮淚碑祐卒一
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
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祐廟

劉曰

祐督荊州欲吳歸晉知殺不親故布大信識得在人
因撫遠近初至無糧旣而開墾緩帶輕裘如不臨陣
若獻詐謀醉以佳醢降者欲歸聽歸不問偶刈吳糧
絹償不吝饋藥敵嘗敵知非鳩若此行仁敵焉能順
急爭上流密薦王濬破吳之謀旣詳且盡事不如心
八九悶悶一旦身歿峴山遺恨後帝追功涕流如噴
策告九原忠方無愠

仕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
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朝野稱美號曰
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欲伐吳以預代羊祜都
督荊州諸軍事預至鎮繕兵甲耀威武簡精銳襲吳西
陵督張政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
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離間之乃表還其所
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別遣劉憲代之遂成傾敗之勢
預處分既定乃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大舉預復
上表言討賊之形已露恐孫皓知而生計表至適張華

與帝圍棋華推枰斂手力贊帝乃許之預乃陳兵於江陵而別遣周旨伍巢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奪敵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晉軍飛渡江也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孫歆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巢等發伏兵隨從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預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皆望風歸命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王濬先列上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議皆

以天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欲俟冬更舉預曰兵威已
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
指示羣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孫皓旣平振
旅凱還巴邱沅湘之間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所恃
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
外通陵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日無叛由杜翁孰識智
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
終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居將帥之列交接有禮數遺餽
洛中貴要咸問其故預曰吾恐爲害不求益也時王濟

解相馬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
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立功後從容
無事惟耽思經籍尋病卒

斷曰

杜預立言號稱武庫代督荊州西陵先據政諱喪師
表還逐去既克西陵殺機已露陳兵江陵自不復顧
暗遣奇兵泛舟夜渡旗幟多張賊心驚懼孫歆計窮
遣軍出拒敗不隄防遭擒于誤伍延僞降預攻如故
既平上流餘俱風怖破竹功成千秋羨慕

王濬

王濬字士治宏農湖人也恢廓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問之濬曰吾欲使容長戟旛旗衆竊笑之濬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參征南軍羊祜深知之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遷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出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于船首以懼

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于蜀其木屑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木屑以呈孫皓曰晉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軍建平不下則終不敢渡皓不從時晉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死亡無日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之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發自成都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濬諜知其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

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蔴油使在船前遇鎖
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無所礙順流鼓棹徑造三
山孫皓遣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之象軍望旗而降
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蔽日莫不破膽濬入于石頭
皓乃肉袒面縛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送于京師初詔
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制至秣陵受王渾節制預至
江陵謂將帥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
宜令其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
陵預因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籓便當徑取秣陵討

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
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
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遂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
濬違詔不受節度帝下詔責濬濬上書自理曰前至三
山渾軍北岸臣因風發乘勢造城無緣過船以與渾語
夫臨軍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
咎責此是人臣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論濬得
吳寶物濬復疏辯濬自以功大爲渾所抑每進見自陳
或不勝忿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其親范通謂濬曰卿

功美矣恨所以居功未善也旋師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相如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卒時年八十

斷曰

王濬鴻鵠燕雀焉知祐薦于帝造船出師木屑蔽江孫皓不疑兵發成都吳方知危不設兵馬沿江置錐再橫鐵鎖要害守之濬知其狀更自出奇造筏造炬

炬灌油脂鎖鎔錐去船順流馳加之風利受降一時
渾怒不泊節度空持奏違詔命實渾之私濬心不服
悻悻言詞居功不美范言可思再自回想吾褊何辭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也晉詔求猛士兖州舉隆爲
司馬及涼州刺史楊欣爲羌人所沒帝臨朝歎曰誰能
爲我討此賊通涼州乎隆進前請往帝曰方畧何如隆
曰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
下威德醜羌何足滅哉帝許之隆立募限腰引弩二十